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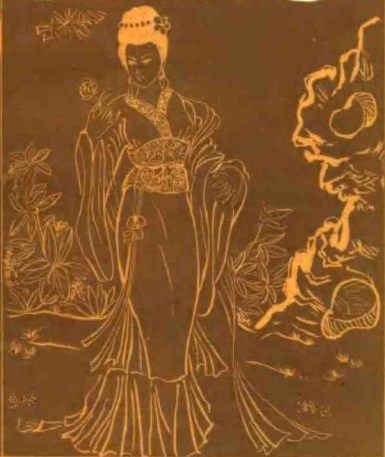
明末清初小说

归莲梦

春风文

42.4
2

社



归 燕 梦

苏庵主人编次

马 托 校点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96,000 开本：787×1092 1/4 印张：5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0

责任编辑：林 辰

封面设计：马寄萍

统一书号：10158·800

定价：0.78元

本书出版说明

封面署：苏庵主人编次，得月楼藏版。目录署：苏庵主人新编，白香居士校正。此书仅见载于大连图书馆。日本抄本。无序跋。

《归莲梦》是一部艺术质量较低的作品，但它是少见的以白莲教武装起义斗争为背景的小说。从作品中可以看到由女大师白莲岸所领导的这股白莲教义军斗争的声势，也可以窥见他们的一些斗争的策略；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小说，作者似在探讨白莲教义军失败的某种原因。所以，这部显然是幼稚而粗疏的作品值得予以注意。

此书，著于清雍正至乾隆十九年以前。因为是写一位白莲教女大师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迷信色彩是比较浓重的。书中个别处稍涉淫秽，依据《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校点凡例作了处理。并附录署名文章于后，以供参考。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4年3月6日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校点凡例

一、以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兼采其他图书馆所收藏之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补其刊遗，有计划、有选择地校点出版。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善本小说。

所谓明末清初，其断限实指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期间（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亦可略前略后）。

二、出版这套丛书时，原计划“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因此，第一辑十种所附之“《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例言”中说：“这套丛书，分校点本、整理本、删节本三种”。后因统一规划，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一律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第一辑十种亦同此）。

三、校点工作范围是：分段、断句、补脱、改讹、删衍，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异体字改为常用字。

四、（1）按情节分段，诗词另行，对话不每句另行；（2）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取简化形式。不用地名、人名专用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书名号用《 》；

(3) 尽量少用感叹号和分号；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4) 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如“唐宋元明清”、“日月星辰”、“君臣父子”、“唐宗宋祖”之类。

五、校点孤本，善本力求保存原貌。(1) 目次与回目不统一者，不作统一处理；(2) 不必改动的用字，不予改动，如：“他”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她”字、“它”字；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的”字不改为“地”字；语助词的“罢”字、“么”字不改为“吧”字、“吗”字；疑问句之“甚么”的“甚”字不改为“什”字；“那里”的“那”字不改为“哪”字；“分付”不改为“吩咐”……等等；(3) 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均用〔〕标明；(4) 必要的删节，在〔〕中注明字数；(5) 原书缺字、缺页在〔〕中注明字数；(6) 明显之衍字逐改不另注明；(7) 难以辨识的字、句（五字以内者）以一□代一字；(8) 怀疑原书之讹讹，如无确切依据，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9) 私讳逐改，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缺笔亦同）。

六、对校时，(1) 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不必校出，不写入校注（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2) 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补入后应作校注；(3) 依他本补、改处，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分别附于书后“校记”中；逐改者只用〔〕标明，不写入校点。

七、(1) 原书中之评、眉批、旁批、夹注一般皆

删，其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2）词牌曲牌名前之“右调”，横排时不改；（3）原书序、叙、跋仍按原次序排列；（4）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另作说明。

八、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因此，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如：後——后、餘——余、徵——征、於——于……等等，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

九、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如校点者认为需要，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校后记”，也可附以有关资料。

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

目 录

第一回	降莲台空莲说法	1
第二回	劫柳寨细柳谈兵	12
第三回	假私情两番寻旧穴	24
第四回	真美艳一夜做新郎	36
第五回	无情争似有情痴	48
第六回	有情偏被无情恼	60
第七回	绡阁吟柳林藏丽质	71
第八回	惊馆梦桃树作良缘	83
第九回	妖狐偷镜丧全真	96
第十回	老猿索书消勇略	106
第十一回	柳官散处尚留一种痴情	119
第十二回	莲梦醒时方见三生觉路	130
附 录		140

第一回

降莲台空莲说法

话说明朝末年，山东泰安州有一乡民，姓白，号双山。夫妻两口，诚实作家，持斋敬佛。生平有一件毛病，是个鄙吝。随你至亲骨肉，平日相与时极其和顺，及至钱银出纳之际，无论周贫济无，就是礼上该用的，也难出手。不是推托事故，定是假装忙迫，必要短少〔欠〕缺方为称心。家计颇饶，只是年近半百，无男无女。

一日，双山夫妇商量道：“我们两个勤苦节俭，积些家业，可惜无人承任。闻得泰山上神道极灵，何不备些香烛，去求祷一番，或者山神鉴格，降得子女，也完我们心事。”算计已定，就拣一好日，要到泰山进香。是夜，就虔诚沐浴睡了。

睡到半夜，忽梦见天上降一金甲神人，送一枝莲花来，双山亲手接住。及到醒来，还觉得香气馥郁。天明起身，对婆子道：“我昨日诚心要求男女，夜间就有奇梦，梦见天神送一枝莲花与我。莫非山神怜念我们作家人要去进香，未免盘缠费用，虚费无益。自古以来，相传神道是聪明正直的，只要一点真心诚敬他，他自然感格。难道希罕这几枝香烛几张纸马是个有用之物。我如今在家祈祷，便有好梦，不若多吃几月素斋，一心向善，或者邀天

之幸，不至绝嗣，亦未可知。”因此，把进香念头息了。可见怪吝的人，若省得一文，连神道也要骗的。

过了几月，果然梦寐有验，那婆子就有了胎。看看十月满足，临盆之际，生下一个女儿，眉清目秀，十分可爱。邻里也有贺他的。他想，受人礼物，必要请人吃酒，虚费钱财何益。遂贺也不受，酒也不请，仍旧关门吃饭。一过数年，安然无事。

那女儿越长大了。不意天运无常，那一年适值旱荒，双山撑持过了。谁想，第二年越发大旱，赤地千里。济南、兖州一路，寸草不生。四远饥民，打家劫舍。双山家内所存粟麦，尽行抢去。他是平日一毫不舍不得的，见了这光景，气闷不过，夫妻不上半月，都气死了。

乡邻将他几间小屋变卖完葬，结果他夫妇。只存那个女儿，流离漂散，日逐在街上抄化度日。且是人情恶薄，亲戚故旧就是平日受恩的，见人家衰败，还不肯知恩报恩，何况双山存日是个水米无交的，他遗下女儿，谁人肯收养他。幸喜女儿气质比别人不同，虽则小小年纪，偏要自己主张，人有骗他，他竟不信。所穿的是孩子衣服，除了近邻，也不晓得他是女儿，竟象小厮一般。争奈家业荡然，投身无路。

忽一日往街上闲走，适见一个光僧，随了几个徒弟，在一所野旷之处打坐。那白家女儿，正在无聊，也挨身在老僧傍边坐下。只见那老僧问道：“你是谁家之子，怎么一人在此？”那女儿乖巧，竟不说自己是女儿，因答道：

“我是前村白家的儿子，今年十二岁。只为年时荒旱，父母皆亡，孤存一身，无处着落，平日又无好亲眷可以照顾，实是无可奈何。”说了这一句，便呜呜声哭将起来，引得那老僧慈悲念切，说道：“阿弥陀佛，有这样苦事！贫僧是北边来的，闻得泰山中有一尊活佛，要去参见他，故在此经过，歇息片时。今见你这般困苦，何不随贫僧同到山中出家度日？”那女儿暗思，抄化艰难，不如随他去图个安饱，未为不可。就答道：“若得老师父救我，带挈同去，极好的事了。我又无行李，今日就同走罢。”竟假做小厮，随几个僧人，一路行走，到了泰山中。

却说这泰山，是五岳之宗，高四十余里，阔不可量。其上有日观峰、丈人峰、莲花峰、明月峰，又有石径峪、桃花峪、黄岬岭、飞雁岭、白云洞、水帘洞、黄花洞、〔玉〕女池、王母池、白龙池、封禅台、五大夫松。山中又有一座涌莲庵，建在最僻之处。那庵中一个老僧，法名真如。当初原是儒家出身，读书明理。后来削发披缁，做一个苦行和尚。也不念佛，也不肯招徒弟，也不住寺院，只择得一处无人耕种的荒地，他便随高逐低，不论粟麦蔬菜桑麻之类，一概种植。却也奇怪，凡是他种的，生的又丰盛，卖的又价高，除了一身日用之外，件件存余堆积。他就将每年堆积之物施舍贫人。有丧事不完的助他成葬，有亲事不就的助他成婚，有饥寒困乏的助他饱暖，有粮税不足的助他完纳。若堆积之物助完了，再种植起来，依旧助人。有人教他诵经念佛，他说：“我生平不要人财，不贪色欲，

不慕功名，不轻贫贱，不重富贵，不修来世，与人无争。但一身吃着的，靠天地种植起来料理，倘若有余，便要周济人急，只算把天地生养之物仍旧还了天地，不干我事，何等干净。我做和尚是这等的，何消诵经念佛。”如此苦行二十余年，忽然一夕灯下现出一尊金刚来，口中朗诵经内四句偈言：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霜，
应做如是观。

那真如不慌不忙，立起身道：“你的话甚好，我已明白了。”他原是识字明理的，因自号曰“真如”。嗣后，渐渐心里透彻，晓得过去未来之事。往往论人未来事情，屡屡应验。因此，人人播扬，处处传说，称真如是个活佛。当时就有一般和尚推尊真如为法师，要他坐方丈。真如大骇，遂潜逃至泰山中。适值日晚，无处投宿，他就趁着月亮从山中僻路走去。见一处林木参差，清泉秀石，幽异非常，他遂坐在石上。忽见涧水中涌出几朵莲花来，真如喜悦，知是个异境。到次日，便攀木樵柴，草创一间茅屋，自题匾额叫做“涌莲庵”。谁知创造这庵之后，便有好事的相传出来。那和尚们闻知，个个到涌莲庵亲近活佛，好借这名色在外边化银子。岂料真如是个最怪借佛法骗人的，他见众僧来皈依，便创起规矩，偏要不化斋不念佛，日间耕种，夜间静坐，若发一言，便是妄想，摈弃山

外。那些和尚初来时想是一件好生意，今见如此枯寂，就退去了大半，只留几个耐心苦守的相伴过日。只是真如道性迥异常人，故此远方慕道的，不怕吃苦，都来相见。

当日那北边来的老僧，带了白家女儿，径到涌莲庵来。〔因〕昨日晚，不得相见，至次日上午，真如上堂说法。他的说法，与别个善知识不同。别个要参语录，要棒喝，把几句无来历的话，叫做“机锋相凑”，通是一般鬼混的意思。这真如一走上堂，心里便晓得来参的人是怎么样。不待开口，便叫众人不许思想做佛：“你们后日都要死的。到得死时不要怕痛，那如来也是皆痛的，你若怕痛，我今日便与你一刀。”只这一番话。不知是什么缘故，论到北边那老僧来参，真如便道：“不要参，我以前的话，你们都听见，不过如此了。只问你昨日带来的孩子，是男是女？”那老僧见问，吃了一惊，一时对答不出。真如呵呵笑道：“不要讲了，可送他到后边屋里，每日与他两顿饭吃，也不与他剃头发。”那老僧不知所以，因说道：“既是老衲带他来，也叫他一见大和尚，题个法名。”真如道：“这个使得。”因唤那白家小厮来参拜了。真如道：“好个孩子，只是秀美太过。你既到我涌莲庵来，正如落水的人爬到岸上一般。”因此取名莲岸。自此以后，那莲岸朝夕伏侍真如，凡遇说法之时，侧耳细听，至于文墨字句之类，留心访问，真个聪明胜人，闻一知十。

光阴迅速，一过六年，那莲岸已是十八岁了。自思：

“我是女身，假充小厮在此混过几年，终无了局。不如出山去，轰轰烈烈做一成家创业之人，强如在此混过日子。”看官，那莲岸是个女子，为何有这英雄气概？不知他原是天上星宿差遣下来，当初投母胎时原有莲花感梦之异，故此年纪大了知识不凡。惟真如晓得，别人那里得知。

一日，莲岸走到真如面前，跪下禀道：“自莲岸亲承法旨，已经六年。自想人身难得，若是悠悠忽忽过了一世，岂不辜负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意。如今莲岸禀明法师，要出山去做一个世间有用的人。”真如听了，叹道：“我原晓得你不是佛门中人。我若不放你去，〔只〕是天生你这一副心性，自然留不住的。我若放你去，只可惜世上的人不知受你多少累，岂不可恨。如今也索罢了，这也是天数如此，非干我事。我明日上堂时，亲送你出山罢。”莲岸拜谢而退。

到了次日，真如鸣钟击鼓，聚集僧众，上堂说法，说了许多生死门路。到后来，独唤莲岸来说道：“莲岸，我知你出不得家，因此送你出山去。我有一〔个〕封口帖儿与你，若遇饥荒之时，可开来看。数年之后仍来见我。”莲岸深深拜谢，竟自出山。

行了一日，到晚间，遇着一个白须老者，把手一拱道：“莲岸小师，往那里去？”莲岸道：“我要下山，寻亲眷去。”老者道：“如此甚好，我同你走。”原来那老者不是常人，是本山中积年得道的白猿。因他在真如庵中时常听法，故此认得莲岸。是晚，莲岸同那老者行走不上二

三里路，见一草庵，老者便同莲岸在此草庵中歇宿。睡到半夜，外面一道火光，透进庵来。莲岸惊起，依了这光，寻觅出去。见庵后一间石屋，两扇石门紧闭，那光就从石门里照出来。莲岸欢喜，知此中必有异事，急急回庵，叫老者问道：“老师，后面石屋里是何宝贝放出光来？”老者道：“啊呀，这光被你看见！也罢，我实对你说。此中有一卷天书，是洞府仙曹留藏的，着老夫看守。经今五百余年，不曾出世，故此夜夜有光。”莲岸闻言大喜道：“这宝光今夜被我看见，老师何不传授弟子？”老者道：“这书乃仙曹秘篆，不可轻易授人的。你若取，且看缘法如何。”遂同莲岸走到石屋。莲岸双手把石门一推，竟推不开。老人教莲岸向石门拜了四拜，只见石门两扇同开。莲岸同老人走进来，内中有一块大石，老人道：“书在此中，你自去取。”莲岸四旁抚摸，全无空隙，就问道：“书在石中，何从取出？”老人道：“你向石头拜了四十九拜，若是有缘，便可得书。”莲岸遂虔诚拜过四十九拜。忽听得石内一声震响，万道火光，直透半天。莲岸仔细一看，见大石分裂，露出一卷天书，光彩烨烨。莲岸取在手中，拜谢老人。老人道：“这书不可褻狎。”莲岸将书藏在怀里，恰好天明。

老人在庵中收拾饭，与莲岸吃饱，遂谢别老者，独自走了二里多路，看见旷野萧条，人民稀少。望见前面一株古槐树，十分高大，近前一看，见树旁一座关帝庙，匾上写“槐荫堂”三字，就走进来。只见败壁颓垣，荒草满

地。走到庙后，见一老妇人，在锅中煮米粥。莲岸问道：“此处为何这等冷落？”老妇道：“原来你不知。近年山东一路，荒旱异常，路上饥死的不计其数。近日有一班饥民，成群结党，打劫为活，因此村里人都散了，只存我老人家，不能行走，暂宿于此。不想天大造化，庙后有好些粟米，故此取来煮粥充饥。”莲岸此时饿了，就把他粥吃了两碗。见天色已晚，寻一间空房，宿了一夜。次早起身，思想无计，就把怀中天书取出一看。见上面写着《石室相传秘本阴符白猿经》，中间尽是天文地理、阴阳变幻、战阵用兵之术。后面又写一行五个大字，乃是：“谨守槐荫堂”。内心想道：“这也奇怪，他教我住在此间，必定有好处。”遂安心住下。便把壁上的尘垢都抹净了，地下的污秽都扫净了，阶前的草木都斫下了。正要尽兴收拾，不想走到后面一间侧屋里，心下吃了一吓。只见那侧屋两扇石板门关紧，他在窗洞内张了一张，里边甚是黑暗。到底莲岸胆大，竟把石门撞开，就走进里头。四边一看，真个可骇，但见破箱破桶内堆着的都是银子，不计其数。旁边屋里积的，有多少隔年陈物。这是甚么缘故？难道饥荒之世四围都没有，那冷庙倒堆贮起来？不知这一年，那些强盗乘了饥荒，各处抢劫，都藏聚在此处。乡村中人民离散，那个晓得。莲岸一时得了，大喜，仍旧把石门关好，放心居住庙中。

我想，莲岸一个孤身女人，彼时这班强盗难道竟忘了这宗财物不成？万一回转来，不惟财物原是他的，并莲岸

一身也难保。谁知，那年饥荒，官府安插小民，络绎而来，第一严禁的是强盗，日夜缉捕，捉到了，不问赃物便一棒打死，是时不知打死了多少。想是那一般强盗死多活少，所以槐荫堂内绝无人来盘诘。乡村人个个晓得是冷庙，各不提，听凭莲岸享用。

那莲岸得了此财，暗想道：“我少时，父亲也是个认真作家的，平日柴米充足。只道一生受用，岂料命运不济，家业罄空，使我自小飘散到这般地步。我如今虽是女流，也曾经历许多苦境，幸喜真如法师训诲，不是个懵懂之人。我今若婆看守家财，就再生也用它不尽。不若生个法儿，把这项银子做一番好事，岂不是好。”当时立了主意。

适遇山东一路，因饥荒之后百姓流离困苦，饥一顿饱一顿，乘风冒雨，不得安宁。又兼官府征粮甚急，没有一刻心安。因此，城市乡村，个个都染疟疾。一寒一热，都是疟鬼作祸。请医吃药，并无一个愈可。众人传说开来，尽道一桩奇事。当日莲岸闻知此话，忽然想起真如法师传下一个封口帖儿，教我饥荒时开看，今见此光景，何不寻出来看是如何。就将包袱内寻出，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藏经内抄出治疟灵符：

□ □ □ □ 勅令 卐

右符将硃笔叠书此四字，每书一字，念咒一遍。书完又叠，书“勅令”二字。“令”字下连向上三点，

念“勅”！

咒曰：赫赫阳阳，日出东方，神笔在手，驱除妖瘴。吾奉天帝急急如律令，勅！（连〔乚〕三点，第三点〔乚〕出尖头，重念此“勅”字，如一喝。）

右此符，于日初出时向东方硃掌背心上，只不许一人知觉，疟疾立愈。”

莲岸看了大喜，想真如晓得未来，真是活佛。就取一幅纸写道：

“槐荫堂女师莲岸，神治时行疟疾，概不受谢。”

写毕，便将此纸粘在庙门外。〔过〕了两日，就有近村的人来求他。或是男人，或是妇人，或是孩子，俱来治症。人想他施什么药，用什么针灸。谁知一件不用，止有一个灵符，立刻就好。不上数日，四方传说，求符的便挨〔挤〕庙门，打发不开。人要请他家中去，他执意不肯。因此，庙中热闹。以后疟疾好的，或有送监盒谢他，或有送酒米谢他，或有送钱银谢他，他一毫不受，对众人说道：“我是泰山涌莲庵活佛的徒弟，当初受本师戒律，专一赈济贫人。如今列位不但病好了，若是有家内困乏的，或是有欠粮莫措的，不妨来对我说，我一一资助。”众人听见这话，个个欢喜。自此以后，来拜莲岸者日多一日。一半是治症，一半是求助。莲岸一一打发得清清楚楚，并不烦人守候，把一个冷庙弄得如墟市一般。那时官府也有闻得的，怪他聚集人众，出示禁止。争奈小民俱是饥困余生，见了赈助的人，就如亲生父母，官府虽是禁